

大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年

议程项目 163

阿塞拜疆被占领领土的局势

**2005年2月24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2005年2月26日是霍贾利灭绝种族事件十三周年纪念日，这一事件是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对人类犯下的血腥罪行，是对霍贾利和平居民的残暴屠杀。

1992年2月25日晚至26日凌晨，亚美尼亚共和国武装部队犯下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残暴罪行。他们冷酷地屠杀了几百名无助、无辜的人民。他们甚至不放过儿童、妇女和老人。这些暴行导致613个平民被杀，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1 000人伤残，1 275人被捕并经受了前所未有的酷刑和羞辱。迄今仍有150人下落不明。

一些证人讲述了恐怖的屠杀详情。已故的阿塞拜疆记者钦吉兹·穆斯塔法耶夫是第一个拍摄大屠杀后果的记者，他记述了所看到的情况：“有些儿童的耳朵被割；一个老妇人的左颊皮肤被割去；男人的头皮被撕掉。”

俄国人权组织“纪念”报告道，“几十具尸体有被玷污的痕迹。在Aghdam的一辆医疗列车上的医生注意到至少有4具尸体的头皮被撕，1具尸体身首分离……有1人是被活剥头皮。”

人权观察当时把这场惨剧称为“冲突中迄今最大规模的一次屠杀”。

《纽约时报》报道了几卡车尸体和撕头皮行为等情况。

霍贾利大屠杀是对平民所采取的最极端敌对行动。自由职业记者托马斯·戈尔兹记述道，“有一次，平民及其少数几个保护者被当作活靶，几百人，可能有几千人，被枪杀。那天有477人，不包括那些失踪、推断已死亡者”。<sup>1</sup>

<sup>1</sup> 托马斯·戈尔兹，“Azerbaijan Diary”，第150页。



亚美尼亚国防部长谢尔盖·萨尔基相在接受英国记者詹姆斯·瓦尔采访时道明了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行径的缘由，尽管这听上去可能是可鄙的：“在霍贾利事件以前，阿塞拜疆人认为……亚美尼亚人是不会对平民下手的。我们打破了这一[定型观念]”。<sup>2</sup> 无可置评。

遗憾的是，国际社会的反应不够。最近，这一问题在美国众议院内提及。2005年2月17日，印第安纳州议员丹·伯顿在其发言中提请其同事关注国际社会反应不够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而且可悲的是，任何一个成员都一次也没有提到过亚美尼亚人在刚过去10年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战争中实施的种族清洗行动”。最后，他发出以下呼吁：“这并不是霍贾利幸存者理应听到的对此事件的有力谴责，但这是国际社会迈出的重要第一步，因为它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沉默已经太久。国会应采取下一步骤，而我则希望我的同事能与我一起站在阿塞拜疆人一边，与他们一起纪念霍贾利惨案。世界应该知道并记住这一惨案。”

与大屠杀以来的每年一样，那些从大屠杀中逃生的霍贾利居民在今年又向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及欧洲委员会发出一项呼吁，耐心期待这些组织采取适当步骤，追究这一罪行的实施者的责任。谨此附上此项呼吁。

阿塞拜疆共和国议会的一项决定将2月26日定为霍贾利灭绝种族事件周年和全国悼念日。每年的2月26日下午5点，为悼念霍贾利灭绝种族事件的受害者而默哀一分钟。

世界的道德良知要求人们充分认识到这一大屠杀是灭绝种族行为，并记住大屠杀的受害者，如同纪念Baby Yar、Khatyn和斯雷布雷尼察的受害者一样。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163项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

<sup>2</sup> 詹姆斯·德瓦尔，“Black Garden”，（纽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5页。

## 2005年2月24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 霍贾利难民向联合国、欧洲委员会及欧安组织发出的呼吁

我们向联合国、欧洲委员会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组织发出呼吁，目的是要国际社会关注 1992 年 2 月在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霍贾利发生的灭绝种族事件的真相，并要求对此罪行作出法律-政治评估。

了解阿塞拜疆历史的人都知道，3 000 年前建于卡拉巴赫山区内的霍贾利是阿塞拜疆最古老的居民区之一。考古挖掘而得的珍稀展品和独特的历史纪念物形象地印证了这一点。

为了实施其“大亚美尼亚”计划，亚美尼亚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在外国同谋的帮助下，一直对阿塞拜疆实行侵略政策，犯下了恐怖主义、全部灭绝、驱逐和灭绝种族等危害人类罪行，而他们曾在 1978 年竖起纪念碑以纪念他们脱离伊朗、迁入阿塞拜疆 150 周年。

许多历史文件都证明，1905 至 1907 年、1918 至 1920 年、1948 至 1953 年期间，千百万阿塞拜疆人在其世代居住的族地内经受了种族清洗和灭绝种族行为，大批被杀，被迫逃离故土。

1988 年，亚美尼亚分裂主义及其对阿塞拜疆的无理领土主张最终再次出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由此开始。250 000 阿塞拜疆人全部被逐出亚美尼亚，有几百平民惨遭杀害。亚美尼亚由此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这是亚美尼亚人的长久梦想。

不幸的是，前苏联领导人和文明世界对这一冲突、亚美尼亚人的野蛮行径和阿塞拜疆人的悲惨境地漠不关心。亚美尼亚人受此鼓励，成功地对阿塞拜疆人犯下了历史罪行和灭绝种族罪行。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占领了 20% 的阿塞拜疆领土，包括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周围 7 个区，100 多万阿塞拜疆人被逐出故土，成千上万人被杀、受伤致残和被劫为人质。几百个居住区、几千所住房、教育和保健机构、历史文物、清真寺、寺庙和墓地被毁。这些都再次证明了亚美尼亚的破坏行为。

亚美尼亚人在冲突最初几年中对卡拉巴赫 Kerkijahan、Mesheli、Koushjular、Karadaghly 和 Aghdaban 等村庄的阿塞拜疆居民犯下的残酷和恐怖行为以及最后对霍贾利居民犯下的灭绝种族罪是“痛苦、可怜的”的亚美尼亚人的历史耻辱。

我们遗憾地提请国际社会注意，霍贾利灭绝种族事件是 20 世纪发生 Khatyn、广岛、长岐和 Songmi 等地的一系列人类大灾难中的一环。

1992年2月26日，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在驻扎在Khankendi（斯捷潘纳克特）的前苏联第366机动步兵团的直接参与下，从5个方向攻击霍贾利。当时在霍贾利有3000人。在此前4个月中，霍贾利完全处于亚美尼亚的封锁包围之中。居民需要食品和药物。镇内有病人、受伤者、老人、妇女和儿童。

亚美尼亚人在外国同谋的帮助下，用第366团的重型军事装备破坏、烧毁该镇。无辜平民被杀害，儿童、妇女、老人和病人经受了可怕的酷刑和残伤。亚美尼亚人在20世纪末期在文明社会面前对阿塞拜疆人犯下了霍贾利灭绝种族行为这一极其严重的历史罪行。他们的行动目的是杀光霍贾利居民。幸存的居民大多是侥幸躲过此劫，成为这一惨案的见证人。

在这一灭绝种族行动中，有613个和平居民被杀，1275人成为人质，150人仍然下落不明，1000人受伤致残。被杀者中包括83个儿童、106个妇女和70个老人。伤残者中有78个是未成年男女儿童。

在这一军事-政治罪行中，有6个家庭满门被杀，25个儿童失去双亲，130个儿童失去父亲或母亲。有56人被极其残酷地烧死，遭受了酷刑、被砍头、被弄瞎，或是耳朵、鼻子被剁，孕妇被刺刀挑死。

难以想象有人竟会在20世纪末在世人面前犯下如此残酷、野蛮、史无前例的罪行。但人们应认识到的是，这一不仅是对阿塞拜疆人、而且是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的实施者是“痛苦、可怜的”亚美尼亚人。

在过去13年中，我们这些过着难民生活的霍贾利居民一直满怀痛心和希望这种交杂心情，向全世界所有和平的人民和国际组织发出呼吁。我们恳求你们不要继续无动于衷，忽视我们的痛苦以及亚美尼亚军事侵略所致的一切悲剧。我们不相信象联合国、欧洲委员会及欧安组织等有着如此权威的组织以及一些强大国家无法将亚美尼亚这个抗衡文明国际社会的国家绳之以法。

我们深信，国际社会谴责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的军事侵略，这将有助于阿塞拜疆恢复领土完整，有助于100多万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有助于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的冲突得以在历史和政治正义的前提下和平解决。

我们这些霍贾利居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面对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导致几千人伤亡的骇人恐怖行为。这一可怕的人类惨案将我们带回到1992年2月26日的血腥事件中。我们与成千上万阿塞拜疆难民经受过同样的惨剧，而且仍然在帐篷、活动房、地下窑洞和地窖等恶劣条件中过着悲惨的生活。

我们经受了20世纪最骇人的惨案之一。我们呼吁世界各民族一起为和平及秩序而奋斗。我们向所有国际组织、和平及有权威力量的国家敲响警钟，呼吁人

类行动起来，解决地球上所有冲突，奋力建设一个自由、繁荣、人民和平并有序生活的社会！

我们是霍贾利灭绝种族事件的见证人，奇迹般地躲过了这一惨案。我们谴责所有针对人类的灭绝种族和恐怖行为，再次满怀希望地向联合国、欧洲委员会及欧洲合作与安全组织以及文明的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要求对霍贾利灭绝种族事件作出法律和政治评估。

2005年2月19日在霍贾利  
难民大会上通过此项呼吁